

往事的回忆

○ 贾永红

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少女的母亲了，所里的“老前辈”们还是习惯地叫咱“小女孩”。说实在的，我倒真的希望自己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女孩，因为我真正的“小女孩”时代的生活太值得留恋和缅怀了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灌云县小伊财政所组建时，我被分配到所里当出纳兼保管，那时的我，是个名符其实的小女孩，与所里的叔叔伯伯们说话，还伸舌眨巴眼的。所里5名干部职工除了我以外，都是四十开外的中

老年人，个个业务精得很，都是共产党员。当时所里条件差，一大间房子算是办公室，除了安排给我一间单人宿舍，另一间小点的房子就是他们4个人的集体宿舍。全所5个人俨然一个大家庭，食堂的铃响了，我们一起到食堂排队凭饭菜票买饭菜，没有特殊情况，星期六下午大伙相互送别骑着自行车回家过星期天。干部职工月工资都很低，但是都觉得很富有、知足。他们4个人都是烟鬼儿，起先每人一枝旱烟袋，后来赶时髦，都学会了卷喇叭筒，一回到集体宿舍，吞云吐雾，旱烟味呛人，反正我是不愿进他们宿舍的。他们信奉烟酒不分家，因为所长刘勤古的工资高几块，他们三人都“偷”吸所长的烟叶，气得所长骂他们是“铁皮靠”。他们对我很呵护，都说我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应该增加点营养，但是食堂的伙食差不多每顿都是素菜为主，偶尔菜里有几丁肉片，刘所长说他不爱吃肉，一丁一丁拣给我，我也心安理得。可是中秋节乡家院大聚餐时，我发现刘所长把大伙吃剩的一大碗红烧猪肉，连汤夹肉吃个光，我才明白，所长不吃肉是哄我的，从此没让所长拣肉让我吃。当时乡家院各部门来客搞招待，全由刘所长安排酒饭，他却很少入席，往往推说不喝酒，其实他的酒瘾还挺大。我几次看到，他闻到酒香，咕噜咕噜地咽口水。他在酒瘾难耐时，往往拿出几毛钱，唤声“小女孩”给我到小店打半斤散酒来，这时我会暗暗骂他“贱”，食堂公费招待的好酒不吃，背地里买酒喝。

所里有间由我保管的小仓库，装满“公家”招待用的烟、酒、水果，可是所里制度严，谁也乱动不得。所长还骗我说，水果上面被他涂上了药，招待用时，要由他特制的消毒液消毒了才能吃，否则一吃就要人命，我还真的被蒙住了，那些水果即使腐烂了，我也未敢尝一口。但是为酒的事，还是出了不大不小的纰漏。有一

天中午，刘所长从村里收税回来很迟，看样子也很累。我看到他吃食堂的冷饭菜时，几次摸口袋，便知他想喝口酒了。也许他的钱袋子提前掏空了，拿不出让我买酒的钱，我突发孝心，决定自己掏钱买酒孝敬他。忽然想到今天中午，我帮助食堂师傅收拾招待县领导残席时，意外发现桌下有瓶未开头的汤沟酒，我悄悄藏起来，准备过几天所长51岁生日时拿出来，给所长一个意外惊喜。我连忙跑回宿舍，往碗里倒出一半端给刘所长，他自然喜出望外，但一口咽出了这酒与平时我帮他买的山芋干酒味道不一样，我谎称这是小店打错了。他才疑惑惑地喝下这碗酒。但是我惹祸了，原来，所长每次办完招待的事，都要把空瓶子过过数，才记账报销。这次他发现少了一个空瓶子，竟非常严肃地查起这件事。当他查清了情况，并没过分责备我，而是当天晚上召集了特别所务会，先检讨了自己作为领导，对公物管理上出现的漏洞应该自负的责任，又讲了小洞不补、大洞溃堤的道理，最后宣布扣发自己本季度奖金和当月工资。我觉得所长有点小题大作，不就是价值3块多钱的一瓶子酒吗，我补上就是了，然而，他最终还是给自己的惩处兑了现。

一年后，所长因身体状况提前离岗回所回老家农村时，我含泪买了一箱汤沟酒送给他老人家，他欣然接受了。老所长慈祥地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小女孩，我为一瓶酒让你过于难堪，你原谅我吧，其实，我当所长的，多喝一瓶公家酒，不算什么，但是我们做财政工作的，对自己要求严一点好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弄不好会近水楼台先落水呢。”这句话，我永远记在心里。

老所长前年逝世时，我在老人家灵前含泪再次表露心迹：“老所长，我永远记住你这句话呢！”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省灌云县小伊乡财政所）